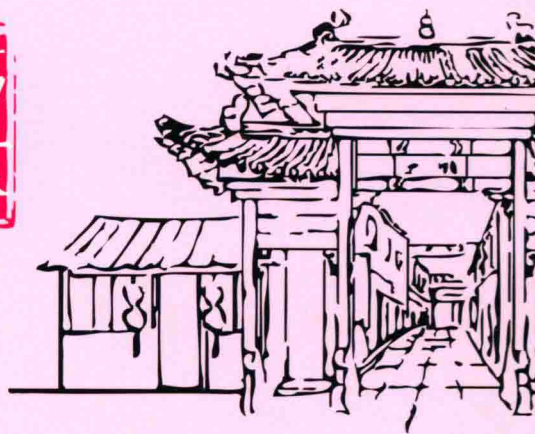


这个

第二卷



从女主当国到开元盛世

唐朝

太有意思了

这些历史上的张三李四看起来
人五人六
他们做的事儿其实
杂七乱八



士承东林

— 著 —

这段耳熟能详的历史
士承东林
可以讲出不一样的味道



台海出版社

士林承士

著

这个唐朝太有意思了



这个唐朝

第三卷

太有意思了

- 第一章 贞观盛世 / 1
- 第二章 太宗皇帝李世民 / 16
- 第三章 贞观 / 36
- 第四章 贞观盛世，在唐朝 / 51
- 第五章 贞观 / 67
- 第六章 贞观盛世 / 81
- 第七章 贞观 / 95
- 第八章 贞观 / 109
- 第九章 贞观 / 123

从女主当国到开元盛世

- 第十章 从女主当国到开元盛世 / 137
- 第十一章 从女主当国到开元盛世 / 151
- 第十二章 从女主当国到开元盛世 / 165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个唐朝太有意思了. 第三卷 / 士承东林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68-1671-4

I. ①这… II. ①士… III. ①中国历史-唐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82962号

这个唐朝太有意思了. 第三卷

著 者: 士承东林

责任编辑: 俞滢荣

装帧设计: 仙境

版式设计: 曹 宝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20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旭辉印务 (天津) 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46千字 印 张: 23.75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671-4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这个唐朝太有意思了

第三卷

一 目 录

- 
- 第一章 危险关系 / 1
第二章 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 22
第三章 克星 / 36

第四章 你的命运，在我手中 / 59
第五章 至黑之夜 / 86
第六章 武周崛起 / 100

第七章 女主天下 / 116
第八章 女皇的难题 / 129
第九章 乱战：六大派的博弈 / 144

第十章 死战：唯一的名将 / 159
第十一章 永别了！武则天 / 179
第十二章 对不起，你是个好人的 / 202

第十三章 李隆基 / 227
第十四章 盛世的起点 / 255
第十五章 贤相当国 / 275

第十六章 虎斗龙争 / 290
第十七章 不起眼的强敌 / 308
第十八章 不得不出手了 / 330

第十九章 辉煌下的阴影 / 344
第二十章 不能说的秘密 / 358

第一章 危险关系



从显庆五年（660年）到永淳二年（683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李治将他的主要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了战争与外交领域，简单说来其工作内容就是：“谈，不打”，“不谈，打”，以及“谈什么给我狠狠打”，这样的几个词。至于国家具体政事，如任免官员、赈灾救济、钱粮赋税之类的，基本上是能不管就不管，没有大事不吭声。

可是二十几年如一日下来，国家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一切虽不说无往而不利，但还算有条不紊。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稀罕事，究其原因是因为那位接替长孙无忌，分管国家日常政务的领导十分给力，她就是当今圣上的第一夫人，武皇后。

按照传统说法，武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所以她一坐上皇后的宝座就开始逐步胁迫自己软弱的丈夫，让他将手中的权力交给自己，直到架空皇帝为止。

对于这一说法，我仅同意前三分之一句，后面的我保留意见。

事实上，武皇后的理政权力不是她要来的，而是李治积极主动给予的。

这其中的原因，史籍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他有病。

据两唐书记载，自显庆五年起，李治是“多苦风疾”。所谓风疾，前面我们有提过，这是李氏家族的一种遗传病（并非如某古装剧所编是由于淋雨），其临床上的表现通常为头晕目眩、四肢抽搐麻木，严重时还会出现突然昏厥的症状。当年李渊和李世民都曾饱受此病困扰，其后的唐顺宗、唐穆宗、唐文宗、唐宣宗也是这种



遗传病的明确中招者。然而在这些病号中，李治的病情很可能是出现得最早也是最为严重的。特别是在除掉了亲政最大的障碍长孙舅舅后，估计是政务量突然加大的缘故，李治的状况日益恶化，变得“头重，目不能视”，这样一来，奏疏批阅不了，上朝也坐不久，皇帝陛下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为了不耽搁国家大事，同时不至于大权旁落，李治急需一个帮手协助自己支撑起这个庞大的帝国。

外戚已经证明是靠不住的，宗室兄弟不造反便谢天谢地，而后来在唐朝只手遮天的太监当时也就是群家仆，何况还没啥文化，这种档次的更是完全不在皇帝陛下的视野中，淘汰；朝臣，勉强还可以期待，但考虑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同长孙无忌、褚遂良所属的关陇集团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也不能过于倚重，待查。

看来看去，想来想去，也就剩后宫了。

于是在某一天，李治对心疼自己身体的爱妻武皇后说：“你来，替我看下这份奏章。”

从此，武皇后真正登上了政治的舞台，并开始逐渐成为这个舞台的焦点人物，直到实现控场。

武氏的理政能力的确值得称道，仅经过短短数月的家庭培训，她便能独立处理政事，且批复章奏时切中要点，深得李治及朝臣的好评。

与此同时，武皇后在朝中的班底也在形成与壮大中。

龙朔二年（662年），朝廷对中央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这次调整后的最大变化是对三省六部及其长官为首的部门与官员名称做了大改变，如门下省不叫门下省了，改称为东台，中书省也不叫中书省了，改叫西台，尚书省则称为中台；相应的，侍中改叫左相，中书令改称右相，尚书仆射叫匡政，左、右丞叫肃机，六部部长（尚书）称为太常伯，副部长（侍郎）称为少常伯，而其余的各大小衙门如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二十四司也都换了名字。

可能今天的很多人会认为李治夫妇很是无聊，实在是属于吃饱了没事撑得慌因而欠抽的类型。

但事实绝非如此。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权谋实践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高层的一切举动，那都是隐藏了深深的政治用意的。

改名是虚的，无聊是装的，掌握权力才是真的。

所以搞来搞去，只是为了权力二字而已。

改名之后，最直接的受益人是许敬宗。朝廷二月份折腾完，他老同志八月份就上了台，出任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考虑到在此之前许敬宗就已经

是右相了，这一任命事实上意味着许敬宗成了三省的总长官。

几个月后，李义府跟着上台担任右相，负责朝中人事工作（当时还没被流放）。这样一来，朝廷的行政权与人事任免权完全被武后取得，当年躲在幕后的皇后娘娘更进一步走进了前台。

但要想从幕后走到前台，你知道，这一切不容易。

作为武后的头号亲信，猖狂的李义府因为不拿皇帝当干部，仅当上右相三个月就被李治废了武功，贬到蜀地做无期反省。武皇后一派由此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鉴于被小小的李义府蔑视了一番，李治对老婆在朝中势力的大肆扩张有所警觉，开始有意疏远皇后，并且还很可能对老婆有所训诫。

女人到底是女人，不够理智，被李治这么一吓唬，武皇后立马就慌了，于是她赶忙秘密找来了一个叫郭行真的人。

郭行真是个道士，据说很有几分道行，特别是在厌胜之术这一领域颇有造诣。

这人匆匆进入后宫，为了什么，不知道；进宫之后又做了什么，也不知道，唯一清楚的是，有知道郭行真身份及特长的太监把这事儿捅到了李治那里。

李治愤怒了：你要干嘛？

愤怒之余，皇帝陛下也果断秘密叫了一个人入宫（不愧是两口子啊）。

李治找来的这位叫做上官仪，不是道士，是进士。

上官仪，字游韶，贞观年间进士，陕州陕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人，初唐著名诗人。

如果你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感到不好意思，毕竟这位仁兄只是名噪一时，论知名度比后面的李杜、小李杜要低得多。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你最好祈祷你的导师不知道这事儿。

因为上官仪是一派诗歌的开创者，其诗歌作品时人称作“上官体”，而这是唐代诗歌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诗歌风格称号。而他本人则被公认为上承杨师道、虞世南，下开“文章四友”和沈佺期、宋之问的承上启下性质的大诗人，对后世律诗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此人出身官僚世家，其父上官弘官至大隋江都宫副监。江都宫副监是个远近闻名的大肥差，按理说，上官仪的童年生活应该很幸福，绝对衣食无忧，但事实正好相反，因为上官弘运气不太好，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候正是大业末年，江南恰是一片烽火连天，所以，上官弘让人给砍了，当时尚且年幼的上官仪就此成为孤儿，被送到庙里做和尚。

虽然与僧侣为伍，烧香度日，但与陈祗（即玄奘法师）不同，上官仪明显对佛



经并不特别感冒，反倒是对诗经有着天然的浓厚兴趣。所以长大以后，上官仪的佛学功底只不过能排在第二位（只是相对而言，史载上官仪精通佛家《三论》），排第一的是文史知识。

当时唐朝派到扬州做都督的杨仁恭是个比较爱才的人，他觉得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上官仪留在庙里敲木鱼实在有些浪费，于是就举荐上官仪入京参加科举考试。

上官仪的文笔着实不是盖的，进京一考，一举中的，连当时的皇帝李世民都说了他的名字，特地召他做弘文馆直学士。众所周知，李世民是个喜欢作诗写字，但水平有限的人，所以皇帝大人每次挥毫泼墨完毕，总要让上官仪先为自己看一遍草稿，加以润色，还往往令其当场附诗一首作和。上官仪的表现应该是不错的，几次宴会跟下来，已经被升作起居郎，有机会同当时的宰相房玄龄、褚遂良共事参与《晋书》的编修工作。

凭借着绝佳的文笔，上官仪的仕途一路畅通，到了龙朔二年，上官仪已经是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成为宰相级的高官。

李治是李世民一手带大的，上官仪则是先帝宴会中的常客（史载：宴私未尝不预），两个人之前应该有打过交道，不过感情并非很深（从后面的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李治召上官仪入宫，在我看来，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在当时的宰相班子中，一共有四个人，除去上官仪和同武后关系亲密的许敬宗，剩下的两个人分别是刘祥道和窦德玄。

刘祥道是一年前李义府专案组的组长，李义府的倒台基本上就是此人促成的，在李治看来，刘祥道已经站到了武皇后的对立面，应当会为己所用。然而事实证明，皇帝陛下看走眼了。刘祥道比他想象中的机灵得多。办完李义府的案子后，刘祥道深知自己得罪了皇后娘娘，因而屡次主动上疏，表示这个右相不愿意干，情愿退休回家。很明显，他没有卷入第一家庭权力斗争的打算，只想急流勇退，安度晚年。这样的觉悟，自然指望不上。

窦德玄倒是个老实人，而且还跟李治沾亲。其祖父窦照是李治的奶奶窦皇后的亲哥哥，等级比较高（这个辈分称呼大家自己去算），在朝中也没有搞过什么小团体，很值得信赖。但问题是窦德玄有些过于老实了，从来都是实话实讲，藏不住事儿，所以自然也不适合。

于是乎，上官仪就成了唯一的人选。

李治勉强压制住内心的激动情绪，向上官仪讲述了武皇后的所作所为，并适时抛出了他的对策：废后。

没承想，听完李治的叙述，上官仪居然比皇帝本人还要激动。

“皇后专权跋扈，天下人早就对她大感失望，陛下正应该将其废掉以顺人心！”



这下轮到李治泪流满面了，真是知音呐！

皇帝大人马上点头表示同意，当即下令由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择机通告天下。

眼看着武皇后即将步前任王皇后的后尘，成为第二代废后，关键时刻，武氏的情报网络再次发挥了起死回生的功用。

武后得知这一消息的那一刻，说话都不利索了，情势紧急，皇后娘娘连头发都顾不得整理，直接就奔着皇帝大人的办公场所去了，在一连串的闯宫过监后，武皇后把正在细细品读废后诏书（草稿版）的李治堵了个正着。

人诏并获，现场气氛瞬间凝固。

在皇帝开口前，武皇后率先抢白，从太宗病榻前叙到感业寺再见，讲过去，忆往昔，白头相守，比翼连枝等等等等，说得本待发作的李治心肠一下子软了，当即丢下诏书，上前安慰起老婆来。

人家和好如初了，上官仪却混不下去了。他被列为武后黑名单上的第一号猎物。

经过研究，武皇后找到了诛杀上官仪的突破口——他的履历。

说来也是巧了，上官仪和那位向皇帝告发武后的太监王伏胜都曾侍奉过废太子李忠，本来这没有什么，可在老狐狸许敬宗的一番解析下，上官仪和王伏胜都成了废太子李忠谋逆集团的核心人物。根据许敬宗的报告称，李忠被废后，心怀不满，对皇帝皇后刻骨仇恨，于是结交了宰相上官仪和内侍王伏胜，挑拨圣上夫妻关系，意图浑水摸鱼，加害帝后。

被扣上了这样一顶帽子，上官仪的命运就此注定。

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上官仪被打入大牢，不久与其子上官庭芝、内侍王伏胜一起被处斩，其家财及家人被打包充公。几日后，在黔州蜗居的废太子李忠得到了那个让他震惊的消息：赐死。李忠无话可说，因为他知道，说了也没有用，于是他了结了自己的性命，终年二十二岁。

刚上黑名单的上官仪家破人亡，早在名单上的刘祥道也没跑掉，因与上官仪私交不错，他也被摆了一道，降职为司礼太常伯（即礼部尚书），被撵出了核心决策圈。此外，左肃机（即尚书左丞）郑钦泰等同上官仪来往密切的朝臣也受到了牵连，或被判流放，或遭到贬谪。

武皇后终于满意了，这次她不但绝处逢生，漂亮翻盘，还一箭双雕，清除了现有的威胁上官仪和潜在的威胁李忠，实在是上天保佑，可喜可贺。

当然，此时的武皇后并不知道，她此举最大的收获其实不是除掉了敌人，而是得到了一个得力的助手。虽然这个助手这个时候尚在襁褓之中。

因为在上官仪被没入掖庭，充为官婢的家属里，有个婴儿，她是上官仪的孙女，同母亲郑氏一同入宫。此女显然继承了祖父的优良基因，生性聪颖，文学天赋惊人，十余年后，她将成为一代女皇的左膀右臂，权倾朝野。

她，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上官婉儿。

上官仪、王伏胜的下场让宫廷内外都知道了一个重要的常识：天虽然没有二日，但国可以有二主。而且女主明显比男主要狠得多也厉害得紧。

废后未遂事件也给武皇后敲响了警钟，此事让她意识到，李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怯懦，一个不留神，就有可能被打回原形，失去之前辛辛苦苦争来的一切。所以，要想个辙。

话虽如此，但李治毕竟是皇帝，你还能对他执行二十四小时监禁么？

对于这个问题，武皇后置之一笑。不需要监视，但需要陪同。

自此之后，皇帝每次上朝，尽职尽责的皇后娘娘都会陪着一起来，李治听政在前，武氏垂帘在后，十余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天下大权，大小政事皆有皇后参与定夺。久而久之，群臣朝见到四方上表都开始有默契地将皇帝夫妇并称，呼为“二圣”。

既然被称为圣，自然要做些超凡脱俗的事情，比如说，封禅。

封禅，是历代君主所能想象得到的最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国家形象工程，如果不是明君圣主在位，四海升平之世，国家强盛之时，你想都不要想，否则不用后人插嘴，大臣们的口水都能淹没你（所以盛世的标准后来逐渐改为修书）。当年唐太宗以天可汗之名威震四方，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美好时代，却也不敢造次，贸然举行封禅大典，可见要登上那座祭坛是有多难。

然而李治夫妇不这么看，为了完成先辈们的遗愿（皇后之父武士彟曾是封禅典礼的首倡人之一），皇帝陛下宣布将在麟德三年正月举行大唐的首次封禅典礼。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二十八日，皇帝夫妇在禁卫军的扈从与文武百官的陪同下从洛阳出发，踏上了东封泰山之路。

这次参加封禅的队伍规模之大只能用罕见二字形容，据说白天看去东行的车队可连绵数百里，没一顿饭的工夫，绝对望不到这支队伍的尾巴，而到了晚上宿营的时候，场面更是壮观，人们支起的帐幕，漫山遍野，很有点当年刘备连营七百里的感觉。

出现如此场景其实不难理解，毕竟封禅大典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盛典，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到的，所以大家的心理比较一致：绝对不能错过！

事实上，不仅是唐朝的官员百姓这么想，临近的各国也是如此。听到大唐皇帝将要封禅的消息后，东到高句丽（当时还存在），西到波斯，南到乌长（在今印度

半岛西北部)，大小国家纷纷派出使团不远万里来参加这一盛会。

十一月，封禅队伍进入山东境内，在寿张这个地方，李治下令队伍暂时停下，因为他要去拜访一位奇人。

这个让皇帝陛下专门登门拜访的人叫做张公艺，是寿张的一个平头百姓，本身并不带有什么了不起的特长，除了一点——寿命。据说此人早在北齐的时候就已经因为长寿获得了政府的关注和表彰，后来北齐、隋、唐王朝换了三个，他老人家依然健在，且还越发硬朗，到李治执政这会儿，张老头已经九世同堂，成为全国人民仰慕的老寿星。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之类的一直都是皇帝们的最高理想和终身奋斗目标，从秦皇到康熙大家一直在努力。李治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亲幸张家，向张公艺亲切询问了长寿的秘诀。

张公艺没有讲什么每天早上一杯水，饭后百步走这样所谓的养生知识，而是默默地走到书桌前，开始奋笔疾书。

看来这事儿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啊。李治心中暗自感叹。

然而当他接过张公艺写下诀窍的那张纸看了一眼，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想法是有多么天真。

因为在那张写了一百多字的纸上，李治看到的是同一个字：忍。

百忍方成金也！

李治恍然大悟。

赏赐完了张老爷子一家，李治继续往前走。十二月九日，封禅队伍抵达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在齐州停留了十天进行了最后的修整后，十九日，李治夫妇从灵岩顿（今山东省济南长清区东南）出发，来到了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泰山脚下。

此时，有关部门已经如期完成了泰山南麓圆坛、山顶登封坛和社首山降禅方坛三大主体工程的建设，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皇帝御驾亲临。

麟德三年（666年，西元恰好就是这一年）正月初一。旌旗招展，人山人海。封禅大典正式开始。

大唐天子李治在文武大臣、各国使节的见证下走上圆坛祭祀昊天上帝（具体过程很繁琐，所以我们这里只讲基本流程）。

次日，按照传统流程，李治亲登泰山，于岱宗之顶封玉牒，向上级领导上帝奉上玉匱奏章，五配帝（即伏羲、神农、轩辕、少昊、颛顼这五位始祖级大神）进上金匱奏章。

第三日，李治来到社首山举行禅礼，祭祀土地神。本来依据封禅旧典，祭祀地神时，是由皇帝带头进行第一轮献祭，而后由皇太后陪祭。但是在武后的强烈建议



下，经过讨论（主要是李治与皇后讨论）决定，改由皇后出面率领宫内外所有命妇（皇帝的后宫加朝中大员的夫人）主持这第二轮的祭祀仪式，至于皇太后级别的越南太妃燕氏（李治庶母、越王李贞之母）则被顺次安排到了第三梯次进行献祭。

就这样，武皇后以仅次于皇帝李治的身份出现在大典中，并与李治一起接受百官四海朝拜，享有青史留名之殊荣。她终于登上了自己人生中的又一个高峰。有鉴于这一次的封禅典礼中李治夫妇表现出的伉俪情深令所有人倍感印象深刻，麟德三年的这次封禅由此被后世视为继烽火戏诸侯之后，史上最大规模的秀恩爱活动。

封禅归来后，武皇后在朝中的威望是越来越高了，然而即便如此，有些人仍旧不把武皇后当一回事儿。

这些人不是外人，而是武皇后的家里人。

古语有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昔日的才人武媚娘成功上位成为后宫之主后，武氏家族也跟着改头换面了。

堂兄武惟良以始州长史之职，被破格提拔为司卫少卿。

另一位堂兄武怀运从瀛州长史被提拔为淄州刺史。

同父异母的大哥武元庆从右卫郎将升为宗正少卿。

同父异母的二哥武元爽由安州户曹跳级做了少府少监。

司卫少卿是管仓库的，负责国家武库兵器和朝廷大祭祀、大朝会的供应，是个超级肥差，从四品；淄州刺史，是一方的地方首长，官权职掌很重要，正四品；宗正少卿掌管宗室属籍，事少活儿轻待遇好，从四品；少府少监管请客吃饭，同样油水丰厚，从四品。

从五品级别的地方干部一跃进入中央从事众人日夜期盼的衙门工作，可以说，那真叫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我们之前提到过，由于杨氏在嫁入武家后只生下了三个女儿，一直没有儿子，因此在武士彟去世后，武元庆、武元爽当家的情况下，杨氏母女的生存状态可谓十分恶劣，受尽了家里人的欺辱。现在算是好了，武媚娘做了皇后，且将族中的几个兄长陆续提拔，杨氏老夫人终于熬出头了。

在杨老太太看来，自己和女儿不计前嫌，以德报怨，那哥几个自然会感激涕零，知恩图报。

然而事实证明，想象与现实是有很大矛盾的。

一次，武家人进行家族聚会，席间，已经被皇帝封为荣国夫人的杨氏作为家族长者，率先发言。

“你们还记得以前发生的那些事吗？如今你们富贵了，不知道都有什么感想？”

杨氏说这两句话的时候，眼睛盯向了武家的哥四个。

你这话我们没法接啊，哥四个一脸尴尬。承认当年欺负孤儿寡母的丑事，下不来台；承认受到了杨氏母女的恩惠，同样很掉价。但如果就这样默不作声，也就相当于变相承认了吧，咋办？哥几个以后还要在朝廷里混呢！

要说到底还是年纪最大的武惟良阅历丰富，在一番紧张的思索后，他想出来化解的辞令。

“真的要感谢列祖列宗啊！我武惟良等有幸生为功臣子弟，早早就跻身官场，我们都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所以为官之后从来不求富贵显达，没有想到现下却因为皇后的缘故，得到朝廷的厚恩重用。唉，如此一来，这真教我们日夜忧叹，难以安眠，实在不觉得有什么可荣幸的。”

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武惟良的脸上露出了十分痛苦的表情，就好像是被人胁迫才不得不去那劳什子的兵器仪仗库做副长官的。而听到武惟良的回话的同时，剩下的三位也立马做无奈状，貌似坐办公室在他们眼中比坐大牢还要痛苦、难受。

明明领了人情，却搬出祖宗来说事，表示感谢，这摆明了是瞧不起人，故意不给面子。

这几个小兔崽子！当年欺负人不算，这会儿居然得了便宜还要卖乖！

荣国夫人的肺都要气炸了。她赶紧派人将此事一五一十地传到了宫中的女儿那里，希望武皇后给这些人一个教训。

得悉此事，武皇后也感到了深深的耻辱，昔日武家兄弟欺负自己的那一幕幕场景一时间又涌到了她的眼前。

母亲说得对，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不久，李治收到了来自老婆大人的上疏。在这份奏疏中，武皇后表示要向历朝历代的贤后学习，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以防出现像长孙无忌那样的外戚越位干政的情况。所以皇后娘娘主动提议，本着防微杜渐的原则，从自己家做起，将武惟良等几个哥哥辈的调往边远地区，搞扶贫开发。

还是我家老婆大人觉悟高啊。

李治乐呵呵地批准了皇后的请求。

就这样，武惟良被调任检校始州刺史，武元庆改派龙州刺史，武元爽改任濠州刺史。一夜之间，除了本不住长安的武怀运在淄州刺史的位子上留任观察外，哥儿几个就都被干净利落地清除出了高级公务员的队伍，并被要求限期赴任，不得有误！

始州、淄州、龙州和濠州，这都是多年响当当的国家级知名贫困州，送他们几个去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他们忆苦思甜的。然而，更加明显的事是，武家几个兄弟的吃苦能力并不是很强。特别是皇后的大哥武元庆，到龙州不久就马上找列祖



列宗报到去了。他的弟弟武元爽还强点，到了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很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没承想在工作上面出了错误，被参了一本，流放到了振州（今海南三亚），死了。

出去不到一年，就挂了一半，傻子也知道，这里面有事儿。于是硕果仅存的武惟良和武怀运急了，二人立刻行动起来，开始自救。

武皇后摆明是幕后黑手，想来今天就算是痛哭流涕也是难逃一死。杨老太太也是不能考虑的，这老太婆的恨意估计比她闺女还醇厚，而且据路边社消息，此事正是杨氏授意的，上门叩头讨饶，怕是“虎入羊口”，只会完得更快。情急之下，武惟良灵机一动，想到了另一个人。他相信这个人会帮上他的忙，而且能帮上他的忙。

这个面子很大，大到足以与武皇后相抗衡的人，同样是个女人。她姓贺兰，史称魏国夫人。

魏国夫人贺兰氏是当时最受皇帝宠幸的女人，而按照宫内传出的说法，其风头已然远远盖过了武皇后，李治的一颗心全放在她身上，几乎不怎么去皇后那里了。这一切让皇后恨得咬牙切齿，却无计可施。

换句话讲，魏国夫人目前是武皇后的最大威胁，是最为危险的敌人。但是，这两个女人不仅仅是情敌那么简单。实际上，魏国夫人同武皇后的关系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我前面讲过，杨氏在嫁给武士彟后，儿子没有，女儿倒是生了三个。武皇后是老二，而她还有一个姐姐，这个姐姐嫁给越王府里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小公务员（法曹）贺兰越石。婚后不久两个人有了一儿一女，儿子叫做贺兰敏之，而那个女儿就是后来的魏国夫人。

现在，相信你已经明白了，她们两个是血浓于水的亲戚，魏国夫人每次见到武皇后都是要恭恭敬敬叫声二姨的。

然而二姨如今很愤怒，很后悔。她为当初将守寡的姐姐一家接入宫中一事早悔青了肠子，但她却难能可贵地在皇帝与魏国夫人面前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笑容，甚至还对外甥女嘘寒问暖，照顾有加。时间长了，连李治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此不便张口提及将魏国夫人转正，正式编入后宫一事了。

武皇后凭借自己大度的表现成功地迟滞了魏国夫人入宫的步伐，但她很清楚，这绝非长久之计，要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皇后位子，还需要做得更多。

小时候，我读漫画书，看到夜魔侠死爸爸、闪电侠死妈妈、蝙蝠侠死爸爸和妈妈、蜘蛛侠死叔叔，曾一度认为，超级英雄的父母（或者说是父辈）绝对是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长大后，去读历史书，才知道自己当年太幼稚，因为漫画里都是编

出来的，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做武则天的儿女（或者说是晚辈），那才是我所知道的最为危险的职业。作为武则天的外甥女，魏国夫人不是第一个倒在一代女皇权力之路上的子女，当然，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武皇后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肉体上消灭魏国夫人了。她使用的手法用我们今天的话叫做借刀杀人，而被拿来当刀使的，正是武惟良和武怀运这对难兄难弟。

当时恰巧封禅大典刚刚结束，按照要求，在参与典礼后，全国各州的刺史都需跟着皇帝陛下回到京师，以便依次向皇帝述职。武惟良和武怀运自然也不例外。不过，在汇报地方工作之余，两个人还带来了地方特产，打算适时献给魏国夫人与皇帝大人，为自己找条后路。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死神的魔爪早已经悄悄伸开，并将把三个人拖向死亡之路。

而这一切又是以一次饭局的形式开启的。

乾封元年（666年）八月，京师，荣国夫人府。

在武皇后的提议下，武家大大小小齐聚一堂，共赴家宴。李治作为武家的女婿，也出现在了酒席宴前，当然了，武皇后的外甥女魏国夫人也同往常一样紧跟在皇帝陛下身边，坐在了首座。

宴会开始了，武惟良和武怀运有些紧张。这也难免，因为这次宴席很可能是他们讨好皇帝的唯一机会，一旦错失良机，天高皇帝远的，谁知道下回朝觐是哪一年，而且很难保证在此期间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因此，当宴会气氛即将步入高潮时，武家兄弟拿出了撒手锏——秘制肉酱。

据说，此肉酱精选优质无公害有机猪肉，采用绝密配方，经小火慢炖而成。肉嫩味鲜，香味扑鼻，入口一秒即可俘获资深吃货，那真是好吃到可以当场大叫的地步啊。

不出所料，魏国夫人禁不住诱惑，抢先尝了一口后，不过几秒就忍不住当席大叫起来：

“有毒！”

魏国夫人当场吐血倒地，气绝身亡（一说是入宫之后毒发而亡的）。

喝得七荤八素的李治被眼前的突发情景吓了一跳，看到七窍流血的魏国夫人瘫倒在地，在蒙圈了半分钟后立刻发出了雷霆般的怒吼：“侍卫何在？！别让下毒的跑了！”

在最高领导的高度关切下，宴会投毒案迅速告破。

经查，嫌疑人武惟良、武怀运兄弟因对皇帝陛下外放其去边州为官的决定不满，故由怨生恨，决意铤而走险，谋害圣上。幸而皇帝受神灵护佑，毫发无伤，但鉴于魏国夫人不幸中毒身亡，因而司法部门最终给出的量刑结论是：武惟良、武怀



运，谋逆罪名成立，建议判处死刑。

李治批示最后处理意见：立即执行。

乾封元年（666年）八月丁未，武惟良和武怀运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落实斩立决。

武家四兄弟就此被一网打尽，一个不剩。

看来平日里喜欢欺负弱小的家伙还真是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

对家里出了这种人，发生了这样的事，武皇后表示极度的震惊。虽然后世的许多史家都明确指出这是武皇后派人投的毒，然后嫁祸给了武惟良、武怀运。但说来说去，大家也只不过是动机等方面进行了推测，实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反正可见的是，武皇后是唯一的受益人，且是最大的受益人。她不但清除了魏国夫人这个对自己最大的威胁，成功将李治夺回手中，还趁机让所有曾经欺辱过自己和母亲的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首先要整的还是武惟良、武怀运。这哥俩虽说已经死了，但不要紧，有的是辙。

在武惟良、武怀运被处斩后不久，武皇后代表武氏家族对外发表声明，宣布正式开除二人族籍，从此之后，如有必要提及二人，应一律使用其更改后的新姓氏——蝮氏（毒蛇的意思），以表达对二人的极度反感与鄙视。

接下来是整活人。武怀运早逝的哥哥武怀亮之妻善氏由于早年对荣国夫人十分不敬，这次也遭了殃。她先被送入宫中做苦工，不久就被荆条活活鞭死，且是“肉尽见骨而死”，细细读来，实在让人在三伏天中亦觉胆寒。

杀掉了善氏，武皇后下令找来了魏国夫人的哥哥贺兰敏之，对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从今往后，你不再姓贺兰了！”

贺兰敏之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精神险些瞬间崩溃。

不姓贺兰，难不成要姓蝮吗？莫非皇后娘娘二姨妈喜欢玩猫捉老鼠的把戏，先把人搞臭，再慢慢整死？

就在贺兰敏之吓得汗流浹背的时候，他听到了姨妈接下来的话。

“我已经将你纳入武家的族谱里了。以后你就改叫武敏之，执掌武氏一族事务。”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上一秒贺兰敏之还以为自己要倒霉了，下一秒他居然得知自己将继承外祖父武士彟周国公的爵位，成为皇后娘家的掌门人！

武皇后选择贺兰敏之而不是侄子武承嗣或武三思继承门户，自然有着她的考虑。在我看来，除了因为对去世的姐姐多少抱有歉意外，另有一点相当重要的原因——那小子真帅。

贺兰敏之这个小伙子长得帅气的中国史官都表示赞同，以至于官方史书上出现了“敏之貌美”、“年少色美”这样的记载。

相貌出众也就罢了，难能可贵的是，这兄弟还有不错的组织才能和文学功底。当他被安排为弘文馆学士的时候，许多人认定皇后就是让他来熬资历、混日子的，但武敏之很快就让这些人彻底改变了看法。他上班没多久就组织起馆内文人学者行动了起来，不久，一部总计一百卷的大部头史书《三十国春秋》便横空出世。

虽说这套书在编撰体裁与内容上有借鉴南梁皇族学者萧方等同名著作的痕迹，但这书一经推出，大家就都被震住了，武敏之就此与皇后家的关系户的称号揖别，在弘文馆占有了自己一席之地。

武敏之的出色表现很快得到了二姨武皇后的认可，而荣国夫人更是对这个外孙宠爱有加，于是武敏之的仕途一片坦荡，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左散骑常侍（正三品下），时常陪伴在皇帝陛下的身边。如无意外，作为皇后家族的族长，武敏之将以政坛第一新秀的姿态逐步高升，相信进入宰相班子也不过是几年内的事儿。

名垂青史、荣华富贵正等待着他，而他在等待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别有所求。

终于，他等到了。

一天，李治见到身旁的武敏之，突然想起了他的妹妹魏国夫人，于是触景生情，开始同武敏之谈论起魏国夫人中毒身亡前后的种种，等到李治滔滔不绝地说完了，他惊讶地发现，下面听着的武敏之竟然并没有插一句话，因为，站在那里的那个人早已泪湿了衣襟，哽咽难言。

这件事情之后，人们发现武敏之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变得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甚至可以说是疯狂。

比如咸亨元年荣国夫人死了，身为武家的当家人，武敏之本该在家守孝居丧，迎来送往，谁知，他却早早换下了孝服，公然奏响流行音乐，同歌姬们作乐。更有甚者，他居然私扣皇后本为母亲追福用的大瑞锦（一种极其名贵的丝织品），自己来用，占起了死人的便宜。

但相对于武敏之做过的其他事情，服丧期间的乱来实在是小菜一碟。

当时李治夫妇为太子李弘选定了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准备聘之为太子妃，且连日子都已经定下了。武敏之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知道杨氏特别漂亮，竟然捷足先登，找了个机会欺负了太子的未婚妻（敏之闻其美，强私焉）。

甚至，本着一视同仁的态度，他还将手伸向了武皇后的幼女太平公主那里。

据传闻（注意这个前提），太平公主小的时候经常去外祖母家玩，武敏之乘机逐一强占了太平公主身边随行的所有侍从宫女，更有人说连年幼的公主本人也未能幸免。

